

羊脂球

〔法〕莫泊桑 著

外国文学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羊脂球

［法］莫泊桑　著
吴岳添　译

一连几天，都有七零八落的败兵穿城而过。这些人已溃不成军，成了乱哄哄的乌合之众。他们垂头丧气地走着，胡子又长又脏、军服破烂不堪，没有军旗，也不分队列。人人神情沮丧，筋疲力尽，无法再动脑筋，也出不了什么主意，只是机械地迈着步子，一停下来便累得倒在地上。尤其显眼的是那些被动员入伍的人，他们本来过着太平日子，安安稳稳地靠年金生活，现在却被枪支压得弯腰曲背；国民别动队的小兵们十分机灵，时而惊慌失措，时而激昂慷慨，随时准备进攻或逃跑；他们当中还有一些穿红裤子的人，是一个师在大战役中被歼灭之后的幸存者；和这些颜色杂乱的步兵排在一起的，有穿着深色军服的炮兵；不时也有一个步履沉重的龙骑兵，戴着闪亮的头盔，吃力地跟在走得比较轻松的步兵后面。

接着过去的是一群一群的游击队员："战败复仇队"，"坟墓公民队"，"视死如归队"，他们的名称英勇悲壮，看起来却像一帮土匪。

游击队的头头是从前的商人。他们曾买卖呢绒或种子、油脂或肥皂，后来顺应时势当了军人，由于富裕或者留着小胡子而被任命为军官。他们身穿法兰绒制服，挂满武器和饰带，开口说话声大气粗，时常讨论作战计划，以为只有他们假充好汉的肩膀在支撑着垂危的法兰西。不过，他们往往担心自己的战士，这些人十恶不赦，经常无法无天、奸淫掳掠。

听说普鲁士人就要进入鲁昂[①] 了。

两个月以来，国民自卫军在附近的树林里十分小心地侦察。一只小野兔在荆棘丛里动弹，他们都要准备战斗，有时把自己的哨兵都打死了。现在他们都回了家，他们的武器、军服，以及从前用来吓唬方圆三法里[②]之内的路程碑的凶器，都忽然无影无踪了。

最后一批法国兵终于渡过了塞纳河，要经过圣塞韦尔和阿夏尔镇到奥德梅尔桥[③]去。将军绝望地走在队伍的后面，他对这些乱七八糟的残兵无能为力。一个具有传奇般的勇气、习惯于胜利的民族，竟然一败涂地，连将军本人在这场大溃退中也惊慌失措，夹在两个副官之间向前走着。

然后是一片沉寂，城市在恐惧之中默默地等待着。许多大腹便便的市民，由于计较生意上的得失而变得谨小慎微。他们焦虑不安地等着战胜者，唯恐厨房里的烤肉铁扦或大菜刀会被当成武器。

生活似乎停止了，店铺都关了门，街道静得吓人，偶尔有居民外出也是贴着墙边匆匆走过。

与其这样焦虑不安地等着，倒不如就让敌人来吧。

法军走了之后的第二天下午，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一些枪骑兵[④]，迅速地穿过了城市。片刻之后，黑压压的一大群

---

① 法国西北部城市，在塞纳河北岸。

② 法国古里，1 法里大约相当于 4 公里。

③ 法国城市，在鲁昂西部，塞纳河南岸，此处指法军向南溃退。

④ 旧时普鲁士、奥地利等国的一个兵种。

人从圣凯瑟琳的山坡上下来，同时，在通向达纳塔尔和布瓦吉尧姆的大路上，也涌现了另外两股侵略军。这三支部队的前卫正好同时到达市政厅广场，德军从附近的所有街道上一批批地开过来，路面在他们沉重而整齐的步伐下喀喀作响。

用陌生的喉音发出的口令声传进了家家户户，这些房子就像无人居住一样毫无动静，但是在关闭着的百叶窗后面，却有一双双眼睛在窥视着这些获胜的人。根据“战争法”，他们成了城市及其生命财产的主人。在遮得黑乎乎的房间里，居民们惊恐万分，就像碰上了洪水和强烈的地震，面对这类毁灭性的灾难，他们的智慧和勇气都毫无用处。因为每当事物的既定秩序被颠倒过来，由人类的法律或自然的法则所保护的一切，被一种是非不分的、残酷的野蛮所摆布，以至于人们不再有安全感的时候，便会使人产生同样的感觉。地震把整个民族压倒在坍塌的房屋之下；泛滥的江河卷走淹死的农民、家畜的尸体和屋梁；因胜利而自豪的军队屠杀自卫者，把其他人作为战俘带走，以军刀的名义抢劫，用炮声来感谢上帝；这些同样可怕的灾祸，都与对永恒正义的一切信仰大相径庭，使我们无法按照教育来信赖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。

但是每家门口都有小分队在敲门，而且一进去就不再出来。这就是入侵之后的占领。被征服者的义务开始了：要对征服者显得和蔼可亲。

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一旦最初的恐怖消失，便出现了一种新的宁静。在许多家庭里，普鲁士军官都和房东同桌吃饭。有的军官往往相当有教养，礼貌地对法国表示怜悯，声称讨厌这场置身其中的战争。房东感谢他有这种看法，因为说不

定哪一天会需要他的保护。把他应酬好了，自己负责提供给养的人数也可望减少一些。既然什么都要靠他，又何必伤害他呢？那样做不是勇敢而是鲁莽。鲁昂的市民曾以英勇的保卫战使城市威名远扬，现在却不再这样鲁莽和冒失了。他们还认为，根据从法国式的礼节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理由，对于外国士兵只要不公开表示亲近，在家里待之以礼则是完全允许的。在外面互不相识，在家里一起聊天，德国人每天晚上在壁炉边取暖的时间也就更长了。

城市逐渐恢复了常态。法国人还不大出门，普鲁士的士兵却挤满了街道。身穿蓝色制服的轻骑兵军官们，在大街上傲慢地拷着军刀，但尽管如此，与去年在这些咖啡店里喝酒的法国轻骑兵的军官相比，他们对普通市民的蔑视似乎并不更加严重。

然而空气里却弥漫着某种东西，某种难以捉摸的陌生的东西。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异国气氛，犹如一种散发的气味，侵略的气味。它布满了家家户户和一切公共场所，改变了食物的味道，使人感到正在非常遥远的地方、在野蛮而危险的部落里旅行。

战胜者们常常要钱，要许多钱。居民们总是照付，反正他们都很富裕。不过，一个诺曼底的商人越是富有，在眼看财富一点一滴地流入别人手中时就越是心痛。

这时在离城两三法里通向克罗瓦塞、迪埃普达勒或比埃萨尔的河流的下游，船员和渔夫常常从水底捞上来某个德国人的尸体。有的是被一刀砍死的，有的是被拳打脚踢、脑袋被石块砸碎而死的，也有的是被从桥上扔进了水里，这些尸

体在军服里都已发胀。河里的淤泥埋没了这些默默无闻的、野蛮而又合法的复仇。这些无名的英雄主义、悄然无声的袭击，它们比大白天的战斗更加危险，却没有引起轰动的光荣。

因为对外敌的仇恨，总是激励着一些准备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的人。

入侵者们虽然把城市置于他们极为严格的监督之下，而且听说他们在胜利进军时沿途烧杀抢掠，但在城里却从未干过这类可怕的事情。人们的胆子终于大了起来，当地的商人心里又痒痒地想去做生意了。其中有几个在法军占据的勒阿弗尔拥有重要的股份，他们试图从陆路到迪埃普，再坐船到那个港口去。

他们利用相识的德国军官们的影响，获得了一张由总司令签发的离境许可证。

他们为这次旅行预订了一辆由四匹马拉的大马车，十个人都在车夫那儿登了记，为了避免引人注目，还决定星期二早晨天不亮就动身。

近来地面已经冻得发硬，而星期一下午大约 3 钟的时候，从北方吹来的大块乌云使天上下起雪来，不停地下了一个晚上和一整夜。

早晨 4 点半，旅行者们聚集在诺曼底旅店的院子里，准备上车。

他们还困得要命，裹着毛毯冷得直打哆嗦。黑暗中彼此看不清楚，再说这些人身上都穿着厚厚的冬装，活像一些穿着长袍的肥胖的神甫。不过有两个人互相认了出来，另一个走了过去，他们聊了起来。“我把妻子也带去。”一个人说。

“我也带了。”“我也一样。”第一个人接着说：“我们不回到鲁昂来了，要是德国人接近勒阿弗尔，我们就到英国去。”人人都有同样的打算，因为他们的性格都差不多。

可是一直没有人套车。一个马夫提着一盏小灯，不时地从一扇黑暗的门里出来，立刻又消失在另一扇门里。马蹄踢打着地面，但声音不大，因为地面上有一层厩肥。听得见房子里面有个男人的声音，边对畜生说话边骂个不停。一阵轻微的铃铛声表示有人在给马上鞍子，这种低低的声音马上就变成了清脆而连续的振动声。它随着马的动作而上下起伏，有时毫无声息，然后猛然一动又响了起来，同时，钉了掌的马蹄踢在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声音。

门忽然关上了。一切声音都消失了。挨冻的市民们不说话了。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，冻得发僵。

白色的雪片不停地落到地面上，从上到下组成了一幅接连不断的、闪光的帷幕。它抹去了一切轮廓，为万物蒙上了一层镜子般的地衣。冬夜里的城市万籁俱寂，只听得见无数的雪花飘落时的模糊的沙沙声。与其说是声音，不如说是感觉，感觉到那些似乎充满宇宙、覆盖世界的轻柔的微粒。

提灯的人又出现了，拉着一匹马的缰绳，它不想出来，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。他把马拉到车辕面前，把马套好。他一手提灯，只能用一只手干活，所以他转来转去，好半天才把马具套牢。他正要去牵第二匹马，发现这些旅行者全都一动不动，成了雪人，便问他们：“你们干吗不到车里去呀？那样至少可以躲一躲雪。”

他们大概都没有想到这一点，所以急忙走过去。三个男

人先把他们的妻子在里面安顿好，接着也上了车。然后，其他模糊不清的人影上去，在最后几个座位上坐下，彼此一句话也不说。

车厢的地板上铺着稻草，大家的脚都伸在稻草里。车厢里面的太太们带着几个烧化学炭的小铜炉，她们点燃以后交谈了一阵，列举这种炉子的好处，唠叨着一些她们早就知道的事情。

马车终于套好了，由于下雪路滑车不好走，所以套的马不是四匹而是六匹。车厢外面有个声音问道："人到齐了吗？"里面有个声音回答："到齐了。"于是就出发。

马车慢慢地、慢慢地走着，一步一步地挪动。车轮陷在雪里，整个车厢呻吟般地发出沉闷的咯咯声。马儿脚下打滑，喘息着冒着热气。车夫的大鞭子响个不停，四处飞舞，像条细蛇一样卷起又伸开，并且突然抽打某个圆鼓鼓的马屁股。那匹马就会绷紧肌肉，用力拉上一阵。

天不知不觉地亮了起来。一位旅行者是纯粹的鲁昂血统，他把轻柔的雪片比作一场棉花雨，现在雪也不下了。一线浑浊的日光透过大块乌黑的、厚厚的云层，白色的田野在云层下显得更加耀眼。田野上时而出现一排凝着白霜的大树，时而露出一间被雪覆盖的茅屋。

在车厢里，借着黎明时暗淡的光线，人们互相好奇地打量着。

里面最好的位置上，卢瓦佐[1]先生和他的太太面对面地

---

[1] 法语中这个名字的发音和"鸟"相同。

坐着打盹，他们是大桥街的葡萄酒批发商。

卢瓦佐从前在一个老板手下当店员，老板做生意破了产，他就把店铺买了下来，并且发了财。他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向乡下的零售商出售劣质葡萄酒，在熟人和朋友之中被认为是一个狡猾的骗子，一个诡计多端而又快快活活的、真正的诺曼底人。

他作为骗子的名声是如此根深蒂固，所以本地的一位善写寓言和谣曲、文笔细腻辛辣的图奈尔先生，在省政府的一次晚会上看到太太们有点精神不振，便建议她们玩“鸟飞”① 的游戏。这个词本身飞遍了省长的客厅，接着传到了全城的客厅里，使全省的人在一个月里都笑得合不拢嘴。

卢瓦佐出名还因为他爱开各种各样的玩笑，说善意的或恶意的笑话，所以谁提起他来都会立刻加上一句：“这个卢瓦佐，真是个活宝。”

他身材矮小，挺着一个球形的肚子，脸色发红，留着花白的颊髯。

他的妻子高大健壮、坚定果断，说话声音响亮，办事干脆利索。他用快活的说笑来活跃店铺的气氛，她则是店铺的秩序和算计的象征。

坐在他们旁边的是更为可敬的卡雷—拉马东先生。他属于一个更高的等级，在棉纺织业里是个重要人物，拥有三个纺织厂，还是四级“荣誉勋位”获得者和省议会议员。在整

① 法语里的“飞翔”和“偷窃”是同一个词，所以“鸟飞”也可以理解为“卢瓦佐偷窃”，是双关语。

个帝国时期[1]，他都是善意的反对派的领袖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：当他归附曾优雅地抨击过的事业时能有更高的身价。卡雷—拉马东太太比她的丈夫年轻得多，对派驻鲁昂的出身名门的军官们来说一向是个安慰。

她坐在丈夫对面，娇小、可爱、漂亮，蜷缩在皮大衣里，用忧伤的目光注视着破旧的车厢。

她的旁边是于贝尔·德·布雷维尔伯爵夫妇，他们的姓是诺曼底最古老、最高贵的姓氏之一。伯爵是位身材高大的老绅士。他尽力利用穿着打扮的技巧，来突出他与国王亨利四世的相似之处。按照一个使他的家族感到光荣的传说，国王曾使布雷维尔家的一位太太怀了孕，她的丈夫则因此成了伯爵和省长。

作为卡雷—拉马东先生在省议会里的同僚，于贝尔伯爵代表省里的奥尔良派。他和南特一个小船主的女儿的婚姻故事始终神秘莫测。不过，由于伯爵夫人很有气派，待人接物恰到好处，人们甚至认为她被路易—菲力普[2]的一个儿子爱过，因此整个贵族阶层对她都热情相待。她的沙龙在本地也首屈一指，只有它还保持着往昔的文雅，所以要想进入其中颇不容易。

布雷维尔夫妇的财产都是不动产，据说年收入达50万法郎。

这六位是车里的主要人物，属于富裕、泰然和强大的社

---

[1] 指法兰西第二帝国（1852—1870）。

[2] 1830至1848年的法国国王。

会阶层，是上流社会中信仰宗教和有道德的、有权力和有教养的人。

这三位太太十分凑巧地坐在一条长凳上，而伯爵夫人的另一边则还有两个修女。她们数着长长的念珠，喃喃地念着天主经和圣母经。年老的那个脸上全是麻子，就像迎面挨了一片霰弹。另一个瘦弱不堪，有一张俊俏但病态的面孔，她的胸部被这种造就殉难者和宗教狂的信仰所吞噬，看起来像是患了肺痨。

在两个修女的对面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吸引了大家的目光。

男人是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者科尔尼德，对体面的人来说是个危险人物。20 年来，他的红棕色的胡子碰过所有民主主义的咖啡店里的啤酒杯。他的父亲从前是糖果商，曾留给他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。他和兄弟及朋友们把这份遗产吃光之后，他就性急地等着共和国的到来，以便最终获得与他为革命喝掉的那么多啤酒相称的地位。9 月 4 日，也许是有人和他开了个玩笑，他就自以为被任命当了省长。可是当他想上任的时候，办公室的侍役们却不承认他，当时只有他们是主人，他只得退了出来。尽管如此，他也是个非常善良的小伙子，对人无害又乐于效劳，因此以无与伦比的热情组织本地的防务。他让人在平原上挖了一些坑，把附近树林里的小树都砍倒，在所有的大路上布满了陷阱。他对自己的准备工作很满意，所以在敌人临近时就立刻回到城里。现在他认为到勒阿弗尔去更加有益，因为那里就会需要新的防御工事了。

女人是一个妓女，因为过早发胖而出了名，并且得到了

“羊脂球”这个外号。她身材矮小，到处都圆滚滚的，胖得要命，连手指上的肉也被指节勒得很紧，像一串串短香肠，富于光泽的皮肤紧绷绷的，上衣里面高耸着硕大无朋的胸脯。然而她始终诱人和很受欢迎，是那样的鲜艳悦目。她的脸蛋像一个红红的苹果，像一朵含苞欲放的牡丹，上面睁着一双极美的黑眼睛，又长又密的睫毛为它们蒙上了一层阴影。下面是一张为亲吻而生的迷人而又湿润的小嘴，长着光亮细小的牙齿。

听说她还有一些无法评价的优点。

她刚被人认出来，那些正派女人便交头接耳起来，“娼妓”、“国家的耻辱”之类的低语清晰可闻，使她抬起了头。她用充满挑衅和无所畏惧的目光扫视着两旁的人，车里立刻鸦雀无声，人人都垂下了眼睛，只有卢瓦佐除外，在神色亢奋地窥视着她。

可是三位太太不久又交谈起来，有这个妓女在场，她们立刻成了朋友，几乎亲密无间。在她们看来，面对这个无耻地出卖肉体的女人，她们应该摆出做妻子的尊严，因为合法的爱情对自由的爱情总是嗤之以鼻的。

三个男人也同样如此，一见到科尔尼德，一种保守者的本能就使他们互相接近，并且以某种蔑视穷人的口气谈论着金钱。于贝尔伯爵说着普鲁士人使他遭受的损害，牲畜被盗和无法收获将给他造成的损失，他以拥有千百万财产的大领主的口气说得满不在乎，因为这些灾难对他的影响不过一年半载。卡雷—拉马东先生在棉纺织业里受过严重打击，因而有所提防，已把六万法郎汇到英国以备不时之需。至于卢瓦

佐,他已把地窖里剩余的劣质酒都设法卖给了法国军需处,这样国家就欠了他一大笔钱，他一心指望在勒阿弗尔把这笔钱拿到手。

三个人互相交换着迅速而友好的目光。尽管身份不同,但是由于金钱的关系,他们感到已成了兄弟,都属于由有钱人、把手伸进裤袋弄得金币叮当作响的人所组成的大共济会①。

车子走得极慢，到上午十点钟才走了不足四法里。男人们三次下车步行上坡。大家开始担心起来，因为原定在托特吃午饭,现在看来半夜之前不可能到达。每个人都在窥视着,看路边有没有一个小酒馆，马车却陷进一个雪坑里，费了两个钟头才把它拉出来。

食欲越来越旺盛，弄得大家心烦意乱，可是看不到一家小饭店、一个酒商，普鲁士人的临近和饥饿的法军在这里经过，已经把各行各业的人都吓跑了。

先生们跑到路边的农庄里去找食物,却连面包都找不到,因为士兵们没什么吃的就会把发现的东西抢走，所以心存疑虑的农民把储备的食品都藏起来了。

大约下午 1 点钟，卢瓦佐声称他感到胃里实在饿得受不了。大家都像他一样早就饥肠辘辘，对吃东西的需要越来越强烈，所以连谈话的兴致都没有了。

不时有个人打呵欠，另一个人几乎立刻受到传染，于是每个人都轮流打起呵欠来。每个人的性格、教养和社会地位不同，因此有的放开喉咙张大嘴巴，有的比较节制，同时马

---

① 共济会是从前某些国家里宣传博爱的秘密团体。

上用手遮住往外冒热气的口腔。

羊脂球几次弯下腰去，似乎在衬裙下面寻找什么东西。她犹豫片刻，看了看两旁的人，又若无其事地直起腰来。那些人都面色苍白，一脸苦相。卢瓦佐保证他愿意出一千法郎买一只肘子。他的妻子做了一个表示反对的手势，接着就不响了。她听到浪费金钱总要心痛，以至于连与钱有关的笑话也听不懂了。“实际上我是不大舒服，”伯爵说，“我怎么没想到要带些食品呢？”每个人都这样责备自己。

不过，科尔尼德却带着满满一葫芦朗姆酒。他请大家喝，别人都冷冰冰地拒绝了，只有卢瓦佐喝了两口。他在送还葫芦的时候表示感谢：“酒还是不错的，喝了暖和，还能聊以充饥。”他喝酒之后心情愉快，便提议像民谣里所唱的小船上那样，吃掉最肥胖的游客。这是影射羊脂球，有教养的人听了很不舒服。大家都不搭腔，只有科尔尼德颇为满意。两个修女不再念经，双手笼在宽大的衣袖里。她们一动不动，固执地垂着眼睛，大概正在把上天降给她们的痛苦作为对上天的奉献。

3 点钟的时候，车子来到一片望不见尽头的平原当中，连一个村庄都看不见了。羊脂球终于迅速地弯下腰去，从长凳下面拉出了一只大篮子，上面盖着一块洁白的餐巾。

她先从篮子里取出一个陶瓷小碟子、一只精致的小银杯，然后拿出一个很大的罐子，里面有两只切好的小鸡，鸡上有一层冻汁。大家瞥见篮子里的餐巾下面还有不少好东西，有肉糜、水果、甜食，足够旅行三天之用，根本用不着吃旅馆的饭菜。四个瓶颈从食品包当中露了出来。她拿起一个鸡翅

膀，就着一个在诺曼底被称为“摄政时期”的小面包，细嚼慢咽地吃了起来。

所有的目光都盯着她。弥漫的香气使人张大鼻孔，馋涎欲滴，耳朵下面的颌骨在痛苦地痉挛。太太们对这个妓女的蔑视达到了极点，恨不得杀了她，或者把她以及她的酒杯、篮子和食品从车上扔下去，扔到雪地里。

卢瓦佐的眼睛更是始终贪婪地盯着装小鸡的罐子。他说：“好极了，这位太太比我们有先见之明。有些人考虑问题总是十分周到。”她抬起头来对他说：“您想吃点吗，先生？从早晨饿到现在真不好受。”他点了点头：“确实如此，我就不客气了，我饿得吃不消了。战争时期嘛，顾不得那么多了，对吧，太太？”他向周围瞟了一眼，又接着说：“像现在这种时候，碰到肯帮忙的人真是太高兴了。”他把手头的一张报纸摊开，以免弄脏裤子，用总是随身带着的一把小折刀的刀尖戳起一只涂满冻汁的鸡腿，用牙齿咬成小块后咀嚼起来。他吃得那样津津有味，使车厢里响起了一片无可奈何的叹息。

羊脂球又以温柔的声调小心地请两位修女分享她的食物。她们两人立即就接受了，含糊不清地说了两句表示感谢的话之后，连眼皮也不抬便迅速地吃起来。坐在她旁边的科尔尼德也没有拒绝邀请，他和两个修女都把报纸摊在膝盖上，形成了一张餐桌。

几张嘴巴不断地张开和合拢，狼吞虎咽，嚼个不停。卢瓦佐在角落里使劲地吃，还悄悄地要妻子学他的样。她犹豫了许久，直到五脏六腑一阵痉挛之后才同意了。于是她的丈夫委婉地问他们这位“可爱的女伴”，是否可以让他拿一小块

鸡给卢瓦佐太太。羊脂球亲切地微笑着说："可以，当然可以，先生。"并且把罐子递了过去。

第一瓶波尔多葡萄酒打开以后，令人为难的是只有一只酒杯。大家把杯子传来传去，喝的时候擦一下杯口。只有科尔尼德大概是风流成性了，用嘴去碰杯口上被羊脂球的嘴唇湿润过的地方。

四周的人都在吃喝，空气中弥漫着食物的香味。布雷维尔伯爵夫妇和卡雷—拉马东夫妇却可望而不可及，这种讨厌的折磨真是难以忍受。纺织厂厂主的年轻妻子忽然叹了一口气，使所有的人都回过头来：她的脸色和车外的雪一样白，只见她眼睛一合、头一垂，晕过去了。她的丈夫惊慌失措，恳求大家帮帮忙。人们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见年老的修女托起病人的头，把羊脂球的酒杯放到她的唇边，让她喝了一点酒。漂亮的太太动了一下，睁开眼睛微笑着，有气无力地说她现在感觉很好。但是为了使她不再晕倒，老修女硬要她喝了满满一杯波尔多葡萄酒，并且说："就是饿的，没别的毛病。"

羊脂球听了满脸通红，十分尴尬，看着四个饿肚子的旅客嗫嚅说："我的上帝，如果我冒昧地请这几位先生和太太……"她不做声了，怕因此反受侮辱。卢瓦佐说话了："哎，当然罗，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是兄弟，应该互相帮助。好了，太太们，别客气了，拿着吃吧，真见鬼！天知道我们能不能找到一间过夜的房子？照现在的速度来看，明天中午之前都到不了托特。"他们迟疑不决，谁也不肯因为说了"好吧"这个表示赞同的词而负责任。还是伯爵解决了问题。他向惶恐不安的胖姑娘转过身来，摆着绅士的架子对她说："我们接受

并感谢您的邀请，太太。”

万事开头难。一旦断然地跨出了第一步，大家就痛快地享受起来。篮子里的东西都拿了出来，还有肥鹅肝糜、肥云雀糜、熏口条、克拉萨纳的梨、主教桥[1] 的干酪块、小蛋糕、满满一杯醋渍小黄瓜和洋葱。和所有的女人一样，羊脂球最爱吃生的蔬菜瓜果。

吃了这个妓女的东西就不能不和她说话。于是大家聊了起来，起初还有所克制，后来见她举止得体，也就更加随便了。布雷维尔太太和卡雷—拉马东太太都深谙世故，显得既亲切又高尚。伯爵夫人尤其迷人，具有最尊贵的太太们那种和蔼可亲的优越感，无论与什么人接触都不可能玷污她们。而健壮的卢瓦佐太太则有一种宪兵精神，始终盛气凌人，说得少吃得多。

大家自然而然地谈起了战争。他们讲述着普鲁士人的暴行和法兰西人的壮举，这些逃跑的人都向别人的勇气表示敬意。每个人都谈起了自己的经历，羊脂球在讲她如何离开鲁昂时确实动了感情，妓女们真正激动的时候往往都这样滔滔不绝。她说：“我起初以为可以留下来。我家准备了许多食品，所以我宁愿让一些士兵吃喝也不想到处流浪。可是我见到了这些普鲁士人，就无法控制自己了！他们使我火冒三丈，我感到耻辱，为此哭了一整天。哎，我要是个男人就好了！我从窗户里看着他们，这些戴尖顶钢盔的肥猪，若不是女仆抓

[1] 法国北部卡尔瓦多斯省省会，是诺曼底的一部分，以产干酪著称。

住我的手，我就要把家具砸到他们背上去。后来有人要住到我家来，我扑上去掐住了第一个人的脖子。掐死他们并不比掐死别的人更难！如果不是有人拉住我的头发，我就把那个家伙结果了。事后我只得躲了起来，一有机会就跑掉，所以就上了这辆车。”

众人对她大加赞扬。旅伴们都不如她有这么大的胆量，所以对她的评价也高得多了。科尔尼德在听她讲的时候，保持着使徒式的赞许和亲切的微笑，就像一位神甫在听一个信徒赞美上帝，因为留着长胡子的民主主义者们垄断了爱国主义，正如教士们垄断着宗教一样。接着他以教训人的口吻发了言，用上了从每天贴在墙上的公告中学来的浮夸腔调，最后他一展口才，威严地斥责了那个“恶棍巴丹盖[1]”。

可是羊脂球马上发火了，因为她是波拿巴主义者[2]。她的面孔涨得比樱桃还红，气得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倒要看看您，你们这些人，处在他的位置上会怎么样。真卑鄙，就是这样！是你们背叛了他，背叛了这个人！要是让你们这样的放荡鬼来治理的话，我们就只能离开法国了！”科尔尼德无动于衷，保持着一种轻蔑而高傲的微笑，但是大家感到他就要破口大骂了，于是伯爵居间调停，权威地宣称一切真诚的意见都应该受到尊重，好不容易才使怒气冲天的姑娘平静下来。这时，伯爵夫人和纺织厂厂主的妻子却不由自主地站到了这个妓女一边，感到她大义凛然，她的看法和她们十分相像，因为她

① 巴丹盖是拿破仑三世的绰号。

② 指拥护拿破仑王朝的人。

们内心里怀着一切有教养的人对共和国具有的莫名其妙的仇恨，以及所有的女人对威武而专制的政府都抱有的本能的柔情。

篮子空了。十个人毫不费力就把东西吃光了，同时还在惋惜篮子没有更大一些。谈话又持续了一阵，不过东西吃完之后谈得就不那么热烈了。

夜幕降临，天色越来越黑。人在消化的时候对寒冷最为敏感，所以羊脂球虽然肥胖也哆嗦起来。这时，布雷维尔太太把自己的小炉子借给她，里面的炭从早晨到现在已换了几次。她马上就接了过来，因为她觉得两只脚都冻僵了。卡雷—拉马东太太和卢瓦佐太太也把她们的炉子借给了两个修女。

马夫点亮了车灯。强烈的灯光照亮了辕马冒汗的屁股上方的一团热气，还有大路两旁的雪花，在变化不定的光影中飞舞。

车里什么都看不清了，但是在羊脂球和科尔尼德之间忽然有了一点动静，卢瓦佐的目光在阴影中搜索着，他相信见到留着长胡子的人迅速地闪开，似乎是被人不出声地猛揍了一下。

前方的路上出现了一些小亮光，托特到了。一共走了十一个小时，加上四次让马吃燕麦和喘息的两个小时，一共是十四个小时[①]。马车进了镇里，在商务旅馆的门口停了下来。

车门开了。一阵相当熟悉的声响使全体旅客都为之战栗：

---

① 原文如此，疑为作者笔误，应为十三小时。

那是刀鞘碰撞地面的声音。随即响起了一个德国人的喊叫声。

马车虽然停住不动，却没有人下车，似乎一出来就会被杀死。这时车夫来了，他手里提着的一盏灯忽然照亮了整个车厢里的两排惊慌失措的面孔，由于吃惊和恐惧而张大的嘴巴和睁大的眼睛。

在车夫旁边，灯光照亮了一个站着的德国军官。他是一个高大的年轻人，特别瘦长，头发金黄，紧裹在军服里，犹如一个裹着胸衣的姑娘。他歪戴着漆布的平顶大盖帽，活像一家英国旅馆里的侍者。他的小胡子长得出奇，胡须都又长又直，越来越细地向两边一直伸展下去，最后只剩下一根金黄色的胡须，细得让人看不出它的尽头。他的小胡子似乎压在嘴角上，扯着面颊，使嘴唇上形成了一道下垂的皱纹。

他用阿尔萨斯① 人的法语请旅客们下车，用生硬的语调说着："先生们和太太们，请你们下来好吗？"

修女们是习惯于服从的，所以两位修女首先温顺地服从了。接着出现的是伯爵和伯爵夫人，后面跟着纺织厂主和他的妻子，以及把高大的妻子推在自己前面的卢瓦佐。他脚刚落地便对军官说："您好，先生。"与其说是出于礼貌，不如说是出于谨慎。对方却像一切大权在握的人一样，看了他一眼却不予理睬。

羊脂球和科尔尼德虽然坐在车门口，但是最后下车，面

① 法国旧时东北部地区的省份，隔莱因河与德国交界，普法战争后曾与洛林一起割让给德国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法国收回。

对敌人显得庄重和高傲。胖姑娘尽力控制自己保持镇静，那位民主主义者则用一只有点哆嗦的、像演悲剧一样的手，不停地捻着红棕色的长胡子。他们懂得在这种场合里，每个人都有点是代表自己的国家，所以要保持尊严。他们对同伴们的顺从愤愤不平。她要尽量显得比身旁的正派女人们更有自尊，而他则感到自己应该成为典范，一言一行都要继续完成从在大路上挖坑开始的抗敌使命。

大家走进旅馆里宽敞的厨房，德国人要他们出示总司令签发的离境许可证，上面写着每位旅客的姓名、体貌特征和职业。他久久地审视着这些人，把每个人和证件上的内容进行比较。

最后他突然说道：“很好。”接着便走开了。

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因为肚子又饿了，便吩咐准备晚饭。由于做饭至少要半个小时，所以在两个女佣像是忙于饭菜的时候，他们就去看自己的房间。房间都在一条长长的走廊里，尽头有一扇上面装有玻璃的门，上面标着一个尽人皆知的号码[1]。

大家终于坐下吃饭的时候，旅馆老板亲自来了。他当过马贩子，是个患哮喘的大胖子，喉咙里总是嘘嘘作响，嗓音嘶哑，痰声不断。他的父亲把弗朗维这个姓传给了他。

他问道：

“谁是伊丽莎白·鲁塞小姐？”

羊脂球战栗了一下，转过身来答道：

---

[1] 指100号，代表厕所。

“是我。”

“小姐，普鲁士军官想马上和您谈一谈。”

“和我？”

“不错，如果您就是伊丽莎白·鲁塞小姐的话。”

她不知如何是好，考虑了片刻，然后明确表示：

“可能他是找我，但是我不去。”

她的周围产生了一阵骚动。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为什么会有这个命令。伯爵走近她说：

“您错了，太太，因为您的拒绝可能不仅给您、而且给所有的同伴都带来严重的后果。对最强大的人永远不要反抗。他要您去肯定不会有任何危险，可能是为了补办什么手续。”

大家纷纷附和，对她软硬兼施，晓以大义，终于说服了她，因为他们都怕她的拒绝会造成麻烦。最后她说道：

“我是为了你们才去的，就是这样！”

伯爵夫人握住她的手：

“为此我们都感谢您。”

她走了。大家等着她回来再吃饭。每个人都感到遗憾，召见的不是自己而是这个暴躁易怒的姑娘，因此都在默默地准备一些阿谀奉承的话，以便轮到自己被召见时好说出来。

过了十分钟她回来了，气喘吁吁，怒气冲冲，气得满脸通红。她翻来覆去地说：“真是流氓！流氓！”

大家都急于想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可是她一言不发。由于伯爵再三追问，她才极为庄重地答道：“不，这跟你们无关，我不能说。”

于是大家围着一个有盖的大汤碗坐了下来，碗里透出了

白菜的香气。尽管刚才惊慌了一阵，但晚饭还是吃得很愉快。苹果酒不错，那是卢瓦佐夫妇和两个修女为了省钱才要的。其他人都要了葡萄酒。科尔尼德要的是啤酒。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打开酒瓶，让啤酒起沫，把杯子侧着放在灯前仔细鉴赏酒的颜色。他的大胡子与他所喜爱的饮料色调相同，所以他喝酒的时候，胡子似乎也在温柔地颤动。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大啤酒杯，好像在履行他生来要完成的唯一的职责。他一生有两种嗜好：淡色啤酒和革命，可以说他在精神上使两者接近得不可分割，因此在品味一种嗜好时肯定不会忘了另一种嗜好。

弗朗维夫妇在桌子的那一头吃饭。男的像个破火车头那样喘个不停，如果边吃饭边说话，胸腔里就来不及通气了。可是女人却说个没完。她讲了普鲁士人来后给她的印象，他们所做的事情和所说的话。她憎恨他们，首先是因为他们花她的钱，其次是她有两个儿子在军队里。她和伯爵夫人说得最多，为自己能和一位有身份的贵妇交谈而感到欣慰。

接着她降低声音谈起那些敏感的问题。她的丈夫不时地打断她的话："你最好别做声，弗朗维太太。"可是她只当没听见，继续说下去：

"不错，太太，这些人只会吃土豆和猪肉，要不就是猪肉和土豆。可是，不要以为他们爱干净。才不呢！请别见怪，他们都随地大小便。您要是见过他们操练就好了，他们一操练就是几个钟头、几天。他们全都呆在一块空地上：向前走，向后走，向这边转，向那边转。他们至少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里种种地，或者修修路呀！可是不，太太，这些军人对谁都没

有用处。难道可怜的老百姓养活他们，就是要他们什么都不学，只会专门杀人！不错，我只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老太婆，可是看到他们从早到晚地踏步，踏得浑身筋疲力尽，我就想：有些人发明了那么多东西，是为了做有用的人，难道需要另外一些人来吃这么多苦，就是为了害人！不管是杀普鲁士人，还是英国人，还是波兰人，还是法国人，杀人确实是一件可恶的事情吧？有人伤害了您，您为自己报仇，这样做不好，要判刑；可是人家像打猎一样，用枪消灭我们的小伙子，这倒好了，否则为什么要给杀人最多的人发勋章呢？不，您瞧，这些事情我永远也弄不明白！”

科尔尼德提高了嗓门：

“如果进攻一个安定的邻国，战争就是一种野蛮行为；如果是保卫祖国，那就是一种神圣的责任。”

老太婆低下了头：

“不错，自卫的时候是另一回事。可是所有的国王都是为了自己高兴才打仗，是不是应该先把他们都杀掉呢？”

科尔尼德眼睛一亮，说：

“好样的，女公民。”

卡雷—拉马东先生一直在深思。他虽然狂热地崇拜一切杰出的统帅，但是这个农妇的见识却使他想到，在一个因这么多人没有职业而濒于崩溃的国家里，有这么多劳动力不参与生产，如果把他们用到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巨大工程中去，将会带来多少财富。

卢瓦佐却离开了座位，去和旅馆老板低声交谈。大胖子不停地发笑、咳嗽、吐痰，对方的笑话使他巨大的肚子高兴

得上下抖动。他向卢瓦佐订购了六大桶波尔多葡萄酒，到春天普鲁士人走了再交货。

晚饭刚吃完，大家便因为累得要命而睡觉了。

可是卢瓦佐对事情颇为留心。他安顿妻子上床睡觉以后，就时而把耳朵、时而把眼睛贴在锁孔上，尽力去发现他所说的“走廊里的奥秘”。

大约过了一个小时，他听到一阵衣裙的窸窣声，立刻用眼看去，瞥见了羊脂球。她身穿一件绣着白色花边的开司米便袍，显得更肥胖了。她手里拿着一个蜡烛盘，向走廊尽头那个号码最大的房间[①]走去。但是旁边有一扇门开了一条缝，等她过了几分钟往回走的时候，科尔尼德穿着背带裤出来跟着她。他们低声地说着话，然后站住了。羊脂球似乎坚决禁止他进她的房间。可惜卢瓦佐听不见他们的谈话。不过到最后他们提高了嗓门，使他得以听见了几句。科尔尼德激烈地坚持着，他说：

“看看，您真傻，这种事情对您有什么要紧呢？”

她好像生气了，回答说：

“不，我亲爱的，有些时候这种事情是不能做的，要是在这儿做就会是一种耻辱。”

他大概莫名其妙，还在问为什么。于是她发火了，嗓门提得更高：

“为什么？您不明白为什么？不知道屋子里有普鲁士人，也许就在隔壁房间里？”

---

① 指厕所。

他不做声了。有敌人在旁边，婊子都不让人碰，这种爱国的廉耻心想必唤醒了他心中正在减弱的自尊，因为他只是和她拥抱了一下，便悄悄地回到他的房间里去了。

卢瓦佐看得浑身发热，离开锁孔，在房间里来了个击脚跳[①]。他戴上色彩鲜艳的棉布睡帽，掀起盖在他的骨头发硬的妻子身上的被单，一边用一个亲吻把她弄醒，一边低声问道："你爱我吗，亲爱的？"

这时整幢房子都已寂静无声。可是，不久就在方向不明的某个地方，可能是地窖，也可能是顶楼，响起了强烈的、单调的、有规律的鼾声，一种像汽锅在蒸气压力下抖动的、沉闷而悠长的声音，那是弗朗维先生在睡觉。

第二天早晨8点钟是预定的出发时间。大家来到厨房里，可是那辆车子却孤零零地停在院子当中，篷布顶上有一层积雪，既没有马也没有车夫。大家到马厩里、草料房里、车库里去找车夫，却白费力气。于是所有的男人决定到处去找，就出门去了。他们来到广场上，对面有一座教堂，两旁是一些低矮的房子，里面有些普鲁士士兵。他们看见的第一个士兵在削土豆皮。第二个士兵稍远一点，正在冲洗理发店。还有一个士兵满脸都是胡子，把一个哭闹的孩子放在膝盖上摇晃着、亲吻着，尽量使他安静下来。那些胖胖的农妇，丈夫都在军队里打仗，她们正在用手势向战胜者指明该做的事情，他们便顺从地劈柴，把汤浇在面包片上，磨咖啡，其中有个士兵甚至替他的女房东、一个残废的老婆子洗衣服。

---

① 人跳起后双脚互击数次的舞蹈动作。

伯爵大为惊讶，便询问从本堂神甫住宅里出来的教堂执事。这位极其虔诚的老教徒答道：“哎！这些人可不是坏人，听说他们不是普鲁士人。他们住得更远，我不清楚是什么地方。他们出来打仗可不轻松，家里都有老婆孩子。打吧！我相信那边也在为这些男人哭泣，打仗会使他们和我们一样痛苦不堪。我们这里眼下还不算太惨，因为他们不做坏事，还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干活。您瞧，先生，穷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……只有大人物才要打仗。”

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和睦相处，使科尔尼德大为不满地走开了，他宁可独自呆在旅馆里。卢瓦佐说了一句笑话：“他们在增加人口。”卡雷—拉马东先生认真地说：“他们在弥补造成的损失。”可是他们找不到车夫。最后，在镇上的咖啡馆里发现了他，他正和军官的传令兵亲如手足地坐在桌旁。伯爵喊了他一声：

“我们不是要您在 8 点钟把车套好吗？”

“没错啊，但是后来又有人吩咐我了。”

“吩咐你干什么？”

“决不要套车。”

“谁吩咐您的？”

“当然是普鲁士指挥官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什么也不知道。去问他吧。他不许我套车，我就不套，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“是他亲自告诉您的吗？”

“不，先生，是旅馆老板把他的吩咐告诉我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告诉您的？”

“昨天晚上，在我要睡觉的时候。”

三个男人非常焦急地回去了。

他们要见弗朗维先生，女仆却回答说先生因患哮喘，10点钟之前从不起床。他甚至明确规定除了失火之外，禁止提前叫醒他。

他们又想见军官，但他虽然住在旅馆里，他们却绝对不可能见到。只有弗朗维先生才被允许在发生民事纠纷时去找他。大家只好等着。妇女们回到各自的房间里，去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。

科尔尼德坐在厨房里高大的壁炉下面，炉火很旺。他让人拿来一张喝咖啡用的小桌、一小瓶啤酒，并且掏出了烟斗。在民主主义者当中，这只烟斗所受到的尊重几乎不亚于他本人，似乎它为科尔尼德服务也就是为祖国服务。这是一只极其漂亮的海泡石烟斗，结了一层令人起敬的烟垢，黑得和主人的牙齿一样，但是芳香扑鼻，顶端弯曲，油光可鉴，拿在手中驾轻就熟，成了他外貌的组成部分。他一动不动地呆着，眼睛时而盯着炉子里的火焰，时而盯着啤酒杯里的泡沫。每喝一口，他都带着满足的神情，用瘦长的指头掠一下油腻的长发，同时用鼻子嗅着沾有泡沫的小胡子。

卢瓦佐借口出去活动一下腿脚，向本地的酒店老板们推销葡萄酒。伯爵和纺织厂主开始谈论政治，预测法国的未来。一个相信奥尔良党人，另一个相信会有一位现在还不知其名的救星，一位将在国家面临绝境时露面的英雄：也许是一个

杜·盖克兰[1]，一个圣女贞德[2]？或者是另一个拿破仑一世？唉！要是皇太子不那么小就好了！科尔尼德在听他们聊天时，始终像个知天命的人那样微笑着。他的烟斗使厨房里充满了香气。

10点钟敲响的时候，弗朗维先生来了。大家问他为什么不套车，可他只是一字不改地重复了两三遍："军官是这样对我说的：'弗朗维先生，明天您不要让车夫给这些旅客套车。我不想让他们没有我的命令就动身。您明白了吧，就这样。'"

于是大家要见军官。伯爵让人把自己的名片送去，卡雷—拉马东先生在这张名片上添上了自己的名字和一切头衔。普鲁士军官派人答复说，他同意这两个人在他吃完午饭、也就是将近1点钟的时候和他谈谈。

太太们也都来了。大家尽管担心，还是吃了点东西。羊脂球好像病了，而且特别惊恐不安。

快喝完咖啡的时候，副官来找这两位先生了。

卢瓦佐和他们一起去。为了使这一举动显得更加隆重，他们想把科尔尼德也带去，但是他高傲地宣称永远不想和德国人有任何联系，说完便重新坐在壁炉下面，又要了一小瓶啤酒。

三个男人上了楼，被引入旅馆中最漂亮的房间，军官就在那里接见他们。他躺在一张安乐椅里，双脚搁在壁炉上，吸着一只长长的瓷烟斗。他身上裹着一件闪光的便袍，大概是

---

① 贝特朗·杜·盖克兰（1315～1380），法国陆军统帅。

② 法国女英雄（1412～1431）。

从某个趣味不高的资产者丢下的房子里偷来的吧。他没有站起来，也没有和他们打招呼，连看都不看。得胜的军人所特有的粗鲁无礼，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终于开口了：

“你们要说什么？”

伯爵说话了：“我们想动身，先生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我是否可以冒昧地问一下不准动身的原因？”

“因为我不想让你们走。”

“我尊敬地请您注意，先生，您的总司令给我们发了到迪埃普去的离境许可证，而且我不认为我们做了什么值得您如此严厉的事情。”

“我不愿意……就这样……请你们下去吧。”

三个人弯着腰退了出来。

下午可真不好过。大家对德国人的恶作剧莫名其妙，于是都胡思乱想起来。所有的人都呆在厨房里，没完没了地讨论，设想着种种难以置信的事情。人家也许要把他们作为人质扣押？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或者把他们当战俘带走？或者更可能是向他们勒索一笔数目巨大的赎金？他们想到这一点就惊恐万状。最富裕的人也是恐惧，他们似乎已经看到自己为了赎身，不得不把一袋袋满满的金币倒进这个肆无忌惮的大兵手里。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一些说得过去的谎话，以便隐瞒自己的财富，让人家把他们当成穷人、穷得要命的人。卢瓦佐把表链取下来藏在口袋里。黑夜的来临更使人心神不定。灯点亮了，因为离吃晚饭还有两个钟头，卢瓦佐太太就提议

玩一局三十一点。这样可以消遣一下，大家就同意了。连科尔尼德也礼貌地熄灭了烟斗，一起玩了起来。

伯爵洗了牌又发牌，羊脂球一上来就得了三十一点，玩牌的兴趣不久就平息了纠缠在各人头脑里的忧虑。不过，科尔尼德却发现卢瓦佐夫妇在串通作弊。

大家正要坐到桌旁吃饭的时候，弗朗维先生又出现了，并且用带痰的声音说道："普鲁士军官让我问问伊丽莎白·鲁塞小姐，她是否还没有改变主意。"

羊脂球站在那里，脸色惨白，忽然又变得通红。她气得喘息着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最后她勃然大怒："您去告诉这个恶棍，这个卑鄙的家伙，这具普鲁士的死尸，我永远不会答应；您听清楚了，永远不会，永远不会，永远不会！"

胖老板出去了。大家围着羊脂球问来问去，要她说说军官为什么见她。她一开始不肯说，但马上就愤怒得控制不住自己了："他要干什么？……他要干什么？……他要跟我睡觉！"她这样喊着。大家都义愤填膺，谁也不感到这句粗话刺耳。科尔尼德把酒杯放回桌上时使劲一顿，连酒杯都碎了。大家齐声痛骂这个粗野的无耻之徒，个个怒气冲天，团结对敌，似乎人家也要求他们每个人都承担一份要她作出的牺牲一样。伯爵厌恶地宣称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就像古代的蛮族。太太们对羊脂球更是百般安慰和同情。两个修女只有吃饭时才露面，她们低着头一声不吭。

然而在第一阵狂怒过去之后，大家还是吃了晚饭，不过很少说话，人人都若有所思。

太太们很早就回到房间里去了，男人们则抽着烟打起纸

牌来。他们请弗朗维先生一起玩，是想巧妙地问问他，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军官不再阻挠他们。可是他只想着他的牌，对他们的话不闻不问，而且不断地催促："打牌，先生们，打牌。"他是如此专心致志，连痰都忘了吐，所以胸腔里的声音往往拖得很长。从深沉的低音到小公鸡学打鸣时的嘶哑尖叫，凡是哮喘的各种声音都在他嘘嘘作响的肺里应有尽有。

当他的妻子困得吃不消而来找他的时候，他竟然拒绝上楼。她就独自走了，因为她一向"值早班"，天一亮就起床；而她的男人是"值晚班"，总是准备和朋友们一起通宵不眠。他向她喊了一声："你把我的牛奶鸡汤放在炉子前面。"便又去打他的牌了。后来大家明白从他身上什么都问不出来，便表示该回去了，于是每个人都上了床。

第二天大家还是起得相当早，都怀着一种不明确的希望，一种更加强烈的想动身的愿望，一种对在这个可怕的小旅馆里再过一天的恐惧。

唉！马依然都在马厩里，车夫还是不见踪影。大家无所事事，就在马车周围转来转去。

午饭吃得相当不愉快，大家对羊脂球的态度都冷淡了，他们的看法经过夜间的思考已有所改变。他们现在几乎有点怨恨这个妓女，为什么没有偷偷地去找那个普鲁士人，好让旅伴们醒来时都喜出望外。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？再说又有谁会知道？她可以对军官说，她是看到大家处于困境才动了恻隐之心，这样就能保住面子了。对她来说这种事情有什么要紧！

不过，还没有人承认有这些想法。

下午大家闷得要命，伯爵提议到镇子周围去散散步。科尔尼德宁愿呆在壁炉旁边，两个修女白天都在教堂里或者神甫家里，除此之外的每个人都穿戴整齐，一伙人便出发了。

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，鼻子和耳朵都冻得生疼；两只脚也几乎冻僵，每走一步都苦不堪言。当田野出现在眼前的时候，他们看到的是白茫茫的一片，感到它像死亡一样吓人，不禁从头凉到脚，赶紧心情沉痛地往回走。

四个女人走在前面，三个男人跟在后面，相距不远。

卢瓦佐很清楚目前的处境，他忽然问道，那个“婊子”是否会让他们在这么一个地方再呆很久。伯爵始终彬彬有礼，认为不能强求一个女人作出如此痛苦的牺牲，应该由她自己决定。卡雷—拉马东先生指出，如果像大家所说的那样，法国人从迪埃普发动反攻，那么只能在托特发生战斗。这个想法使另外两个人忧心忡忡。卢瓦佐问：“我们能不能步行逃走？”伯爵耸了耸肩膀：“在这种雪地里，带着我们的妻子，您还打算步行？就是走了也马上会被人追赶，十分钟之内就被抓住，并且当成俘虏带回去任凭士兵们摆布了。”确实如此，大家无话可说。

太太们谈论穿着打扮，不过都有点拘束，似乎话不投机。

突然，军官出现在街的尽头。一望无边的雪地衬托出他穿着军服的、细腰蜂般的高挑身材。他走的时候两膝分开，这是军人特有的动作，因为他们力求不弄脏仔细擦亮的长统靴。

他经过太太们身边时欠欠身子，对男人们轻蔑地看了一眼。他们倒也有自尊心，没有脱帽，虽然卢瓦佐作出了要取下帽子的姿势。

羊脂球满脸通红，三个已婚女人则感到十分丢脸，因为被这个军人碰见的时候，她们正和这个被他粗暴对待的妓女在一起。

于是她们谈起他来，议论他的身材和相貌。卡雷—拉马东夫人认识许多军官，对评价他们是个行家。她认为这个军官相当不错，甚至惋惜他不是法国人，否则他将成为一个极其英俊的轻骑兵，所有的女人都肯定会为之着迷。

大家一回来就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好了，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也冷嘲热讽起来。一声不吭地匆匆吃完了晚饭，每个人都上楼睡觉，指望睡着了时间过得快一些。

第二天下楼的时候，大家都面色疲惫，心情恶劣。太太们几乎不和羊脂球说话。

洗礼的钟声响了。胖姑娘有一个孩子，寄养在伊弗托[①]的农民家里，一年也见不上一次，平时倒也从不想着要去看他。可是想到这个就要受洗的孩子，她心里对自己的孩子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温情，使她一定要去参加洗礼的仪式。

她刚走，大家就互相望望，接着把椅子拉近，因为都感到总该作出什么决定了。卢瓦佐忽然想出个好主意：他主张向军官建议把羊脂球单独留下，而让其他人动身。

弗朗维先生又承担了跑腿的差使，可是几乎立刻就下来了。这个德国人了解人的本性，所以把他赶出门外。只要他的欲望得不到满足，他就要把所有的人扣留在这里。

这时卢瓦佐太太像泼妇似的大发雷霆：“我们总不能老死

---

① 法国塞纳滨海省城市。

在这里。跟所有的男人干这种事情，既然是这个妓女的职业，我认为她就无权拒绝这个或那个男人。我问问你们，她在鲁昂是不是找得着的人都要，哪怕是马车夫！不错，太太，省政府的马车夫！我知道得很清楚，因为他就在我的店里买葡萄酒。今天要她来帮我们摆脱困境的时候，她倒装腔作势起来，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毛丫头！……依我看，我认为这个军官为人很好。他也许很久没碰过女人了，而且大概宁愿要我们三个。可是不，他只要这个属于大家的女人就够了。他尊重有夫之妇。你们想想看，他是主人。他只要说'我要'，就能带着他的士兵强奸我们。"

那两个女人颤栗了一下。漂亮的卡雷—拉马东太太眼睛放光，脸色有点发白，似乎感到自己已经被那个军官强奸了。

在旁边商议的男人们走了过来。卢瓦佐怒气冲冲，要把这个"可耻的女人"捆住手脚交给敌人。然而，伯爵出身于三代人都当过大使的外交世家，长得也像外交官。他主张使用策略，认为"应该让她下决心"。

于是他们密谋起来。

太太们紧挨在一起，压低了声音，讨论无拘无束，人人各抒己见，而且说话非常得体。这些太太尤其能找到委婉的表示方式和微妙而迷人的词句，来说出最淫秽下流的事情。由于言语十分谨慎，局外人即使听见也一无所知。然而一切上流社会的妇女，都只是在表面上披着一层薄薄的廉耻心。她们碰上这种下流事件都精神焕发、心花怒放，深感如鱼得水，都怀着淫荡的心情策划别人的性关系，正如一个贪吃的厨师在为另一个人准备晚餐一样。

最后，他们感到这件事情是那么有趣，所以自然而然地快活起来了。伯爵说了一些近乎淫猥的笑话，然而说得如此巧妙，大家听了都很满意。卢瓦佐也说了些更加不堪入耳的下流话，但谁也不觉得刺耳。他的妻子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大家心里的想法："既然这种事情是这个妓女的职业，为什么她非要拒绝这个人而不是另一个人呢？"可亲的卡雷—拉马东太太甚至像是在想，如果换了她的话，就会宁可拒绝别人也不拒绝这个人。

他们久久地进行着封锁的准备，就像对付一个被围困的堡垒。每个人都确定了自己要扮演的角色、要引用的证据和应该采取的手段。进攻计划、运用诡计、突然袭击等等都一一布置妥当，以便迫使这座活生生的堡垒把敌人接纳进去。

但是科尔尼德始终呆在一边，对这件事情不闻不问。

这些人是如此全神贯注，因此对羊脂球的回来毫无觉察。还是伯爵轻轻地嘘了一声，才使大家抬起了眼睛。她在那儿。他们忽然住嘴不说了，颇为尴尬，一开始不知对她说什么好。伯爵夫人比其他人更熟谙沙龙里的口是心非，就问她："洗礼有趣吗？"

胖姑娘还在激动不已，什么都讲，那里有哪些人，是什么姿态，甚至连教堂的样子都讲了。她还加了一句："有时做做祈祷真不错。"

不过直到吃午饭之前，几位太太只是对她显出和蔼可亲的样子，以便增加她的信任，使她能听从他们的劝告。

一到餐桌上，他们就开始进攻。首先是隐隐约约地从献

身精神谈起。大家列举了一些古代的例子：犹滴和敖罗斐乃[1]，接着无缘无故地提起了卢克莱丝和塞克斯都[2]，以及先后和所有敌军将领睡觉、使他们变得像奴隶般顺从的克娄巴特拉[3]。于是就展现了一段异想天开的、由这些无知的百万富翁想象出来的历史：罗马的女公民们都跑到卡普亚[4]去，把汉尼拔[5]和他的副将们，以及雇佣军的官兵都搂在怀里睡觉。大家列举了所有曾把自己的肉体作为战场、作为控制手段和武器来挡住征服者的女人，她们以悲壮的爱抚打败丑恶的或可恨的家伙，为了复仇和忠诚而牺牲自己的贞操。

他们甚至用隐晦的词句谈起一位英国的大家闺秀，她让自己染上一种可怕的传染病，准备传给波拿巴。在可能致命的约会时，拿破仑·波拿巴忽然虚弱无力，奇迹般地得救了。

这一切都说得恰当而有分寸，不时还发出一阵有意识的赞叹，旨在鼓励人去与她们竞争。

---

① 《圣经》故事。犹滴为犹太女英雄。亚述王派敖罗斐乃进攻犹太的要塞拜突里亚城，犹滴深夜潜入敌阵，智取敖罗斐乃之头，使犹太军民大胜。

② 卢克莱丝（死于公元前509年）是古罗马贵妇，被古罗马第七王塔克文·苏佩布（约公元前534—前509在位）之子塞克斯都奸污后自杀，据说这一事件导致了罗马君主制的崩溃。

③ 指克娄巴特拉七世（公元前69—前30），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，有绝代佳人之称，曾以美貌征服罗马统帅恺撒和大将安东尼。

④ 意大利城市。

⑤ 迦太基统帅（公元前247—前183），曾长期与罗马作战。

人们简直可以相信，归根结底，女人在世上的唯一职责是永远献出她的身体，不断地让大兵们任意玩弄。

两个修女似乎充耳不闻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羊脂球始终一言不发。

整个下午，大家都让她考虑，不过不再像迄今为止那样称她“太太”，而只是称她为“小姐”了。谁也不清楚是为什么，似乎是要把她好不容易地获得的尊重降低一个等级，使她感觉到自己所处的不光彩的地位。

开始吃晚饭的时候，弗朗维先生又来了，重复着昨天晚上的话：“普鲁士军官让我问问伊丽莎白·鲁塞小姐，她是否还没有改变主意。”

羊脂球冷冷地回答说：“没有，先生。”

但是他们的勾结在吃晚饭时并不成功。卢瓦佐的几句话很不妥当。每个人都想找一些新的例子，却是白费力气，一无所获。伯爵夫人事先也许没有深思熟虑，这时模糊地感到需要向修会致敬，便问年长的修女，圣徒们一生中有什么丰功伟绩。其实许多圣人都犯过我们所说的罪行，然而只要它们是为了天主的荣耀或者他人的利益，教会就毫不费力地赦免这些大罪。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，伯爵夫人便加以利用。这样一来，不管是出于任何一个出家人都擅长的默契和不露声色的讨好，或者只是由于她正巧不聪明，有一种乐于助人的愚蠢，老修女都极为有力地支持了他们的阴谋。大家以为她胆小怕事，她却显得果敢顽强，说起话来滔滔不绝。她没有被决疑论的探索所干扰，她的教义坚定不移，她的信仰从不

动摇，她的良心始终坦然。她认为亚伯拉罕[1]的祭献十分简单，因为只要上天一声吩咐，她可以立刻杀死父母。在她看来，只要目的可嘉，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使天主生气。这个意外的同谋具有神圣的权威，伯爵夫人利用了这一点，让她对“只要目的是好的，可以不择手段”这个道德准则作大有教益的发挥。

她问老修女：

“那么，我的嬷嬷，您认为只要有纯洁的动机，无论走什么道路、有什么行为，天主都是同意的了？”

“谁会怀疑这一点，太太？一种本身应该受到责备的行为，常常由于它的动机良好而受到称赞。”

她们就这样一问一答，探讨着天主的意愿，预料着他的决定，让他去关心那些确实和他不大相干的事情。

这些话都不露痕迹，既巧妙又谨慎。但是这个戴着帽子的圣洁的修女，她的每一句话都在突破妓女的愤怒抵抗。接下去谈话有点儿离题，这个挂着念珠的女人谈起了她那个修会里的各个修道院，她所在的修道院的院长，她自己和她那娇小可爱的同伴、亲爱的修女圣尼塞福尔。她们奉命到勒阿弗尔的医院里去，照顾几百个染上了天花的士兵。她描述了这些可怜的人，详细地讲了他们的病情。这个普鲁士人为所欲为，让她们停留在半路上，而许多法国人可能就在这段时间里死去了，她们本来也许是可以救活他们的。照料军人是她的专长，她到过克里米亚、意大利、奥地利。在讲述参加

[1] 《圣经》故事中犹太人的始祖，曾想杀子祭天，被天使所阻。

过的战役时，她突然显得像那些大张旗鼓的修女，她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追随兵营，在战火的硝烟中救起伤员，而且只用一句话，就能比长官更有效地驯服那些不守纪律的、高大粗野的军人。她是一个在战鼓声中成长起来的、真正的好修女，她的有无数疤点的麻脸，似乎是一幅表现战争蹂躏的画像。

她说完之后没有人再说什么，效果看起来好极了。

饭刚吃完，大家就马上回到房间里，第二天早晨很晚才下来。

午饭吃得很平静。他们要让昨晚播下的种子发芽结果。

伯爵夫人提议下午去散散步。伯爵便按照事先商定的那样挽着羊脂球的手臂，和她一起落在其他人的后面。

像一切庄重的男人对待妓女一样，伯爵用慈祥亲热、略带倨傲的声调和她说话，称她为“我亲爱的孩子”，以自己崇高的社会地位和无可置疑的声望来对待她。他立刻触及了问题的要害：

“那么，您宁愿让我们留在这里，和您一样面临普鲁士军队失败后会干出来的种种暴行，而不肯通融一下，做一件您一生中有过无数次的事情？”

羊脂球一言不发。

他对她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用甜言蜜语打动她。他善于保持“伯爵先生”的身份，但必要时也会向女人大献殷勤，奉承恭维，总之是讨人喜欢。他称赞她会帮他们的忙，说他们将非常感激，接着忽然有点放荡地以“你”相称起来：“你该知道，我亲爱的，他将来可以吹嘘尝过一个漂亮姑娘的滋

味，这样的美女在他的国家里可不多呢。”

羊脂球没有回答，追上了走在前面的那些人。

她一回去就走进自己的房间，再也没有出来。大家都极为担心。她会怎么做呢？如果她还是抗拒的话，那可真不好办了！

吃晚饭的钟声响了，大家白白地等着她。这时弗朗维先生进来宣布鲁塞小姐感到不大舒服，他们可以先吃。每个人都仔细听了他的话。伯爵靠近旅馆老板，声音很低地问道：“行了？”“行了。”他得体地保持沉默，只是向同伴们轻轻地点了点头。每个人的胸脯里立刻发出一阵如释重负的叹息，脸上都显得兴高采烈。卢瓦佐喊着：“妈的！这家旅馆里要是有香槟酒，我就请大家喝。”等老板拿着四瓶酒回来的时候，卢瓦佐太太真是吓了一跳。人人都突然变得感情外露、喜欢吵闹，心里兴奋得把持不住。伯爵似乎发现卡雷—拉马东太太令人着迷，纺织厂主则对伯爵夫人大献殷勤。谈话活泼热烈，妙趣横生。

卢瓦佐忽然满脸焦虑，举起双臂吼道：“安静！”大家都吃惊地住了嘴，几乎有点吓坏了。这时他伸着耳朵，用双手示意别作声，向天花板上看着，又听了听，然后用平常的声音说：“放心吧，一切顺利。”

大家有点不明白他搞什么名堂，但立刻都暗暗地笑了起来。

一刻钟以后，他又把这出恶作剧演了一遍，在整个晚上还一再重演。他装作在询问楼上的某个人，向这个人提供一些从他这个旅行推销员的头脑里挖出来的、语意双关的建议。

他不时装作愁眉苦脸地叹息："可怜的女人哪！"或者气得要命地嘀咕，"无赖的普鲁士人，好！"有几次大家不再想到这件事的时候，他却用激动的声音嚷着："行了！行了！"然后又像是在自言自语，"但愿我们还能再见到她，他可别把她搞死了，这个混蛋！"

这些笑话尽管拙劣，却使人觉得有趣，对谁都没有伤害，因为愤怒也像其他一样取决于环境，而在他们周围逐渐形成的气氛已充满了淫荡的念头。

在吃餐后点心时，女人们也说了一些具有暗示性的话，既风趣又谨慎。大家都眼睛放光，喝了许多酒。伯爵即使在吃喝玩乐的时候也保持着高贵庄重的外表，他说了一个很受欣赏的比喻：北极的冬季停航期已经结束，遇难者们兴奋地看到打开了一条通向南方的航道。

受到启发的卢瓦佐站了起来，手里拿着一杯香槟："我为我们的解放干杯！"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，向他欢呼。就连两个修女也在太太们的怂恿下，同意在她们从未尝过的冒泡沫的酒里抿了抿嘴唇。她们认为这种酒很像柠檬汽水，不过味道更好。

卢瓦佐用一句话表达了大家的心情：

"可惜没有钢琴，否则就能弹一支四对舞的舞曲了。"

科尔尼德没有说过一句话，连动都没动，倒像是陷入了极其严肃的思考，有时猛扯着他的大胡子，似乎想把它拉得更长一些。最后快到半夜的时候，大家要分手了。走路摇摇晃晃的卢瓦佐忽然拍了拍他的肚子，含糊不清地问他："您不觉得有趣吗，您，今晚您就什么都不说，公民？"可是科尔尼

德猛然抬起了头，用炯炯有神而又可怕的目光扫视着这群人："我告诉你们所有的人，你们干的是卑鄙无耻的勾当！"他站起身来，走到门口，又重复了一遍，"卑鄙无耻的勾当！"说完便走了。

这等于是泼了一盆冷水，卢瓦佐起初狼狈不堪，呆呆地站着。但是他恢复了镇静，突然又笑得直不起腰来，不住地说着："葡萄太酸了，老兄，葡萄太酸了。"他见大家摸不着头脑，便讲了"走廊里的奥秘"。这一下大家都乐不可支，太太们高兴得跟疯了一样。伯爵和卡雷—拉马东先生笑得直流眼泪。他们无法相信。

"怎么！您有把握！他想……"

"我告诉你们，这是我亲眼看见的。"

"而她拒绝了……"

"因为那个普鲁士人就在隔壁房间里。"

"不可能吧？"

"我向你们担保。"

伯爵笑得透不过气来。工厂主也一直用两只手按着肚子。卢瓦佐接着说：

"你们明白了吧，今天晚上，他不觉得她有趣了，一点都没有趣了。"

三个人又大笑起来，像疯了一样，喘得直咳嗽。

接着他们分手了。可是卢瓦佐太太具有荨麻[1]的天性，上床睡觉的时候提醒她的丈夫，卡雷—拉马东太太这个小泼妇，

---

① 多年生草本植物，茎和叶子上的细毛能引起皮肤刺痛。

整个晚上都在强颜欢笑："你知道，女人要是看上了穿军服的人，不管是法国人还是普鲁士人，对她们来说，确实都是一样的。这难道不可悲吗？天哪！"

整整一夜，漆黑的走廊里都传出一些难以觉察的轻微声响，像战栗，像喘息，像光脚的轻触，像听不出的格格声。大家当然很晚才睡着，因为房门下面久久地透出灯光。香槟酒就有这种效果，据说它能干扰睡眠。

第二天，冬季明亮的阳光使白雪格外耀眼。马车终于套好了，在门口等着。一队白色鸽子裹着厚厚的羽毛，长着粉红色的眼睛、黑色的瞳孔，昂首挺胸，在六匹马的腿脚之间庄重地跳动着，啄开冒着热气的马粪，寻找着吃的东西。

马车夫裹着羊皮袄，在车座上抽着烟斗。旅客们喜气洋洋，很快就让人把旅途中要吃的食物包好了。

大家只等着羊脂球。她出现了。

她似乎有点局促不安，感到惭愧，怯生生地向旅伴们走去。他们却像视而不见，一起把脸转了过去。伯爵庄重地挽着他妻子的手臂，让她避开这种不干净的接触。

胖姑娘目瞪口呆地停住了。她鼓足勇气走近纺织厂厂主的妻子，谦卑地低声说"早安，太太"。对方只是无礼地稍微点了点头，同时却像一个被侮辱的贞洁妇女那样看了她一眼。每个人好像都很忙，都远远地躲开她，似乎她在裙子里带着一种传染病。接着大家匆匆忙忙地上车，她最后一个独自上去，默默地坐到她在前一段旅途中坐过的位子上。

大家好像没有看见她，不认识她，而卢瓦佐太太则出于义愤，远远地打量着她，低声对丈夫说："我幸亏不坐在她身

边。”

沉重的马车晃动起来，旅行又开始了。

起初大家一言不发。羊脂球不敢抬起眼睛。她既对旅伴们感到愤怒，又因为自己作了让步而被他们伪善地推到这个普鲁士人的怀里、被他的亲吻所玷污而感到羞辱。

但是伯爵夫人不久就打破了令人难堪的沉默，她向卡雷—拉马东太太转过身去：

“我想，您认识埃特莱尔太太吧？”

“不错，她是我的一个朋友。”

“多么有魅力的女人啊！”

“可爱极了！真是个出类拔萃的人，也很有学问，完全是个艺术家，唱得令人陶醉，画得也尽善尽美。”

纺织厂厂主在和伯爵交谈，不时有一个词儿从窗玻璃的震动声中冒出来：“息票……期限……手续补贴费……期货。”

卢瓦佐和他的妻子玩起纸牌来了，这副旧纸牌是他从旅馆里偷来的。旅馆的桌子都擦得不干净，所以这副已经玩了五年的纸牌上积满了污垢。

两个修女取下挂在腰带上的一长串念珠，一起划了个十字，她们的嘴唇忽然迅速地翕动起来，越来越快，像比赛念“祈祷文”那样含含糊糊地念念有词。她们不时地吻着一块圣牌，再划十字，然后又叽哩咕噜，迅速地念个不停。

科尔尼德沉思着，一动不动。

过了三个小时，卢瓦佐收起了纸牌，说：“饿了。”

于是他的妻子取下一个用绳捆扎的盒子，从里面拿出一块冷的小牛肉。她利落地把牛肉切成整齐的薄片，两个人便

吃了起来。

伯爵夫人说："我们也吃吧。"大家表示同意。她就打开了为他们两对夫妇准备的食品。那是一个长形的盆子，盆盖上装饰着一只陶瓷野兔，表示盆里盛的是一只野兔，上面涂着由鲜美的猪肉制成的肉糜，褐色的野兔肉和其他碎肉掺在一起，再布上一条条肥猪肉。一大块瑞士产的干酪包在一张报纸里，油乎乎的，使报上的"社会新闻"这几个字也印在面上了。

两个修女拿出一根有大蒜气味的香肠。科尔尼德也把双手伸进外套两边的大口袋，从一边拿出四个煮鸡蛋，从另一边拿出一段面包。他把蛋壳剥下来扔在脚下的稻草里，就咬着鸡蛋吃，浅色的蛋黄末落在他的大胡子上，好像一些星星。

羊脂球起床时由于匆忙和慌张，什么都来不及考虑。看到这些人若无其事地吃着，她十分恼火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她先是一阵狂怒，张开了嘴巴，要把涌到嘴边的一大堆侮辱的话用来痛骂他们，可是她气得哽住了，一句也说不出来。

谁都不看她，没有人想到她。这些人起初拿她作牺牲品，然后把她像没用的脏东西一样抛弃，她感到自己被这些正派的无耻之徒的蔑视淹没了。这时她想起了她的大篮子，里面装满了好吃的东西，他们曾贪婪地狼吞虎咽。她想起了那两只有一层冻汁的小鸡，她的肉糜、她的梨和四瓶波尔多葡萄酒。她的怒火忽然平息了，就像一根拉得太紧的绳子绷断了一样，她觉得快要哭出来了。她憋足了劲，像孩子似的拼命忍住呜咽，但是泪水涌上来，眼眶湿润了，两颗大滴的泪珠从眼睛里缓缓地流到面颊上。接连不断的泪珠更快地流下，像

岩石里渗出的水珠，扑簌扑簌地落在她丰满高耸的胸脯上。她挺着身子，两眼发直，面孔冷峻苍白，希望人家都不看她。

然而伯爵夫人却对此有所觉察，并向她的丈夫使了个眼色。他耸了耸肩膀，似乎是说：“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又不是我的错。”卢瓦佐太太得意地暗笑了一下，悄悄地说：“她是因为羞愧才哭的。”

两个修女把吃剩的香肠用纸包好，又开始祈祷起来。

科尔尼德这时已吃完了鸡蛋，把长腿伸到对面的长凳下面，身子向后一靠，两臂交叉在胸前，像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玩笑那样微笑着，用口哨吹起了《马赛曲》[①]。

所有的面孔都沉了下来。他的旅伴们显然根本不喜欢这支人民的歌曲。他们变得烦躁、恼火，似乎要像听见手摇风琴的狗那样狂吠。

他看出了这一点，便吹个不停，有时连歌词也哼了出来：

对祖国的神圣的爱，
指引和支持我们复仇的手，
自由，珍爱的自由，
和你的捍卫者一起战斗！

雪地更为坚硬，车子也就走得更快了。在到达迪埃普之前的沉闷漫长的旅途中，随着路上的颠簸，无论是夜幕降临还是车内一片漆黑，他都以一种残忍的固执，吹着复仇的，单

① 法国大革命时期歌曲，1795 年定为法国国歌。

调的口哨，迫使那些疲倦而又恼火的人从头至尾地听着他的曲调，并且按照他吹的每个节拍想起相应的歌词。

羊脂球一直在哭泣。而有时在黑暗里吹出的两段歌曲之间，会响起一阵她没有忍住的呜咽。